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前言

□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本书编纂组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是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持，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出版界共同推进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敦煌文献全集》作为其中的重点项目，旨在以高清全彩方式高水平集成刊布、高质量系统整理散藏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

本书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①）藏敦煌文献的高清彩色图录。国图所藏敦煌文献编为16579号，除去少量空号，实有16516号。以实物长度计，国图所藏敦煌文献是世界各机构之最，总长度达3.46千米^②。国图藏敦煌文献的价值，历来为学者所重。早在1930年，陈寅恪先生发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便提出国图藏敦煌文献颇具研究旨趣，并加以具体说明，指出其价值与异国及私家所藏相比不遑多让。一个多世纪以来，大量相关研究论著也一再表明，国图藏敦煌文献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中不少还有待重新认识或深入研讨。

从入藏来源看，国图藏敦煌文献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1910年甘肃解运京师部分，包括千字文号（“地”至“位”）8679号、残卷1192号、残片3879号等；其二是后续入藏部分，主要是“新”字号1600号，以及少量其他编号的藏卷。此外还有一些修复过程中揭下并另行编号的裱补纸。国图藏敦煌文献先后使用过10种编号，现在统一归并为BD号（即北敦号）。另外，还有少量吐鲁番文书和日本古写经，因文献内容、形制相似，也编入BD号序列。方广铝先生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新旧编号对照卷》^③是查核各种编号之间关系最详确、最方便的工具书，方广铝先生所撰该书《序言》对国图藏敦煌文献的来源与组成、编号及其演变等情况有详细的阐述，极具参考价值。

建馆110余年来，国图几代图书馆员为敦煌文献的整理、编目、保护、修复、研究、服务和数字化等工作，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整理编目是敦煌文献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富有学术性且颇为繁难的工作。1910年敦煌文献刚刚入馆，京师图书馆便开始编目，1911年完成账目式的《敦煌石室经卷总目》。此后，京师图书馆还组织编纂了多种度藏册及工作

^①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1909年9月9日清政府批准建立的京师图书馆。110余年来，馆名历经多次更改。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沿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名。1949年，馆名变更为北京图书馆。199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本文述及不同历史时期，根据需要采用当时的馆名，泛称多个历史时期时一般用“国图”指代，特此说明。

^②方广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敦煌研究》2014年第3期，第123—131页。

^③方广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新旧编号对照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目录,包括以经名为纲的分类目录《敦煌石室写经残卷详细目录》(如《楞伽经目录》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俞泽箴先生等京师图书馆写经室同仁,参考《大正藏》结构编纂了《敦煌经典目》。随后,陈垣先生在馆编目录基础上,编成《敦煌劫余录》,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该目是敦煌学史上首部正式出版的分类目录,其著录范围与《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相同,即千字文号部分。此后半个多世纪,《敦煌劫余录》是学界了解国图藏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在敦煌学史上贡献卓著。此后,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部写经组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编纂完成《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对千字文号部分作了更详细的著录和考订;同时还整理出残卷1192号,编纂了《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可惜的是,这两部目录因全面抗战爆发,未能及时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入藏北京图书馆的“新”字号敦煌文献,大部分著录于《敦煌劫余录续编》。该目完成于1981年7月,共著录1065号,涵盖了后续入藏部分的精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方广铝先生主持编纂馆藏敦煌文献新目录,历经二十余年的编纂、补充、修订,最终完成,首先陆续附载于2005年至2012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后修订汇编为方广铝、李际宁、黄霞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馆藏目录卷》,2016年3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目创设“条记目录”体例,每个条目有13大项39小项,囊括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属性,著录全面且细致,是了解国图藏敦煌文献最为详尽的参考书,堪称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国图藏敦煌文献大多有一定程度的残损,有的残破严重,难以展阅。入藏之初,京师图书馆便以传统书画装裱工艺,将少数卷子加以装裱。这种通卷托裱的方法,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敦煌文献的原貌,损伤了原卷保存的信息,在之后的修复实践中逐渐被摒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检讨传统工艺并吸收西方修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及修复组经反复探讨,提出了一套理念先进、稳妥可行的敦煌文献修复方案,归纳出四个基本原则,即整旧如旧、最小干预、修复用纸有所区别、过程可逆^①,并秉承“不遇良工,宁存故物”的传统。在新修复理念指导下,北京图书馆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敦煌文献修复工作,使得一大批严重残损的文献得以被方便地利用,大批残片也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近年来,国图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继续开展严重残损敦煌文献的修复,在修复工艺、修复材料制备等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敦煌文献得以完美呈现,修复师们功不可没。国图在敦煌文献修复工作中总结出的原则,也成为古籍修复领域的基本准则,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从古籍修复事业发展角度看,敦煌文献修复项目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2004年6月,国图敦煌遗书特藏库落成并投入使用,馆藏敦煌文献全部迁入设施完善、条件上佳的新库房,并配备了新装具。敦煌文献保护工作推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策划实施,对古籍保护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国图藏敦煌文献,入馆之后便开始为读者服务,提供学术研究参考。1931年《敦煌劫余录》出版后,学者按图索骥,使用更为方便。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图书馆拍摄了馆藏敦煌文献的缩微胶卷,并与英国开展交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重新拍摄了一套缩微胶卷,并向读者提供服务,同时也对外发行,为学者查阅馆藏敦煌文献提供了一定的方便。1986

^①方广铝:《〈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前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页;方广铝:《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方案》,《文津流觞》,2002年第6期。

年,黄永武先生所编《敦煌宝藏》由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其中便收录了以缩微胶卷翻印的国图藏敦煌文献。任继愈先生1987年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后,大力推动馆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事宜。1999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至2001年出版7册后中止。2001年,国图参与国际敦煌项目(IDP)合作,开始馆藏敦煌文献的数字化。自2005年起,馆藏敦煌文献出版工作再次启动,国图善本特藏部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至2012年6月最终完成《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全书146册的出版工作。任继愈担任主编,方广铝担任常务副主编,李际宁、张志清担任副主编。出版委员会主任为詹福瑞,副主任为陈力。这部黑白图录刊布了国图馆藏所有敦煌文献,以馆藏编号顺序编排,各册附条记目录。该书收录完备,图版清晰,定名准确,著录详明,编排科学,深受学界关注与赞扬,被誉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程,更是敦煌学界一件功德无量的盛事”^①。在此,我们谨向为国图藏敦煌文献整理研究、保护修复等事业付出巨大努力、作出突出贡献的前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没有前辈们筚路蓝缕、辛勤开拓,本书的编辑出版不可能顺利完成。

此次出版是对《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延续。为了本书顺利出版,国家图书馆组织了多方面的工作团队。邀请著名敦煌学家方广铝、郝春文、荣新江先生,以及国图资深研究馆员、长期参与国图敦煌文献编目整理研究工作的李际宁先生,担任本书学术顾问,指导整理研究和编纂出版工作。由馆领导领衔,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几位负责人共同负责整体的统筹协调及编纂出版工作。编纂组主要由古籍馆从事敦煌文献整理的专业人员组成,包括馆内从事敦煌文献编目、整理研究、图版拍摄整理的所有同仁,其中部分成员还参与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编纂工作。

本书的文献定名、著录、编排等工作,尽可能地参考了此前编纂出版的馆藏敦煌文献目录、图录等。目录方面,编纂组在此前多部馆藏目录,特别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基础上,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文献定名进行了一些调整。定名代表了对每件敦煌文献性质、内容的认识,虽然文字量不大,但体现了敦煌文献研究的进展和深度。编纂组秉承继承前辈成果、体现新近进展的原则,逐一审订所有文献的定名,努力向读者传递更准确、更详明的信息。

本书以刊布高清彩色图版为主要特色。以往在黑白图录中难以辨识的朱点、朱笔文字、淡墨字迹,以及因纸色晦暗而不能清晰显示的字迹,在本书中将得到清晰呈现。彩色图版还可为写本物理形态的研究,提供更详细、更具体的依据。近年来,国图古籍馆文献修复组还在不断开展敦煌文献的修复工作,原本残破褶皱的文献经过修复,得以更加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此次影印出版不光着眼于全面展现敦煌文献的文本,同时也力图全面展现敦煌文献的文物特征,因此全书采用高清彩印方式呈现。总之,质量更高、图版更清晰的图录,无疑会大幅提高研究者使用本书时获得的信息量,有助于敦煌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尤其是写本学、书籍史等正在蓬勃发展的学术领域,取资于此的当更为突出。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敦煌文献研究打开一扇更大的窗户,研究者们据此开展更深入、更专精的研究,从而推动

^①郝春文:《〈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五大贡献》,《光明日报》2006年8月22日第10版;郝春文:《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二十世纪的敦煌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14—222页。

敦煌学的发展。同时,对敦煌文献感兴趣的公众,包括书法爱好者,从本书刊布的彩色图版中,获得更佳的阅读与欣赏体验。

囿于编纂组的见闻与学识,书中难免存在各种问题,敬请敦煌学研究者与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纂组

2023年8月15日

2005—2012年间出版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完整刊布了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敦煌文献,为学术界提供了完备的文书图版。但因该书系采用缩微技术拍摄的黑白图版印制,部分世俗文书文字模糊,难以辨认,尤其是朱笔添加的文字,以及修改、标记等基本不能显示,因此不能完全满足学界需求。本书图版采用高清彩色拍摄、印制,最大限度呈现了敦煌写本上的所有信息,为学界提供了敦煌文献从外观到内容的原始面貌。本书除刊布高清彩色图版外,同时详细著录了每件文献的相关信息,著录内容包括:编号、文献题名、著译者、尺寸、外观等。编者根据近年国际敦煌学的发展和敦煌文献研究的最新成果,纠正了原著录存在的错误或不正确的之处,使定名和其他信息更加准确。本书的出版,为学术界阅读、利用和研究国图藏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典藏价值,将有助于推动敦煌学的发展。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所出4—11世纪古写本等珍贵文献(研究界习称“敦煌遗书”)编目16579号。百余年来,国家图书馆在这些古文献的整理、保护、修复、数字化、学术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敦煌学界瞩目。至2012年,这些馆藏敦煌文献虽已以黑白图版方式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全部刊布,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敦煌写本修复、缀合等各项工作的推进,原先出版据缩微胶片印制的黑白图片,并不能完整清晰地展现诸多写本形态细节,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深入的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迫切需要,世界敦煌学界急切盼望出版敦煌文献高清彩版图录。据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敦煌研究院的多位专家,在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19日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上,于2020年8月下旬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提交了《关于实施敦煌资料整理和研究工程的建议》,其中的“敦煌文献数字化工程”一项建议就包括了要刊印出版国内外所藏敦煌文献高清彩版图录本。

现在,有编辑出版敦煌文献及相关图籍丰富经验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依凭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等机构众多专家学者,经过反复论证,落实设计方案,组建了编辑出版国家图书馆藏

敦煌文献原大高清彩版图录的学术顾问、整理编纂、编辑出版三个工作组。近年，该图录第一辑数十册已经编纂、印制完成。该辑经高精摄制原图、精心修图排版、选取上等纸张、多工序平整装订，并与同时承担编印法国藏、甘肃藏敦煌文献彩色图录本的上海古籍、甘肃教育出版社交流、协调，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呈现国家图书馆馆藏敦煌文献高清、全彩仿真的原貌与特色。同时，在近些年敦煌写本研究的进展的基础上，尤其是认真借鉴一些研究者对流散各地敦煌写本残卷碎片开展缀合工作的成果，该辑在敦煌文献原有题名著录和分类索引等方面的编制上，也做了必要的修订，显示了本书编纂者与时俱进打造传世精品的决心和能力。

我相信，此图录本出版必将引起古籍整理研究界的广泛反响，不仅能有力促进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为推进流散各地敦煌文献的回归做出了贡献。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中华书局编审 **柴剑虹**

2024 年 9 月